



詩

十一  
十二

小雅

嘉魚之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12



117  
166  
12

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詒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義六篇并亡篇三

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佑以致太平故亦茲為正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

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直遙反下注同燕樂音洛下注皆同。○南有嘉魚

岳

毛詩疏

卷第十

及古

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筐也。

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

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

誠也。○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

也。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非罩也。連而翼反，下同。

**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

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傳南有至樂。○正

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

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

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

罩者之願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

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

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

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筐也。○正義曰：言南知江

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

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

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

此實與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

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筐謂之罩。李巡曰：筐

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

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筐重  
 云罩罩者非一也。○○ 丞塵至至誠。正義曰丞塵  
 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丞爲久故言丞塵也又  
 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丞爲衆者以此罩魚  
 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與君子久如  
 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  
 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  
 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  
 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  
 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  
 也。○○ 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鳧鷖與此序皆  
 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  
 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  
 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  
 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  
 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  
 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  
 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

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  
 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  
 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  
 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  
 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  
 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  
 在位朝廷之求賢則  
 毛亦不斥成王明矣**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也。云櫟者今之捺器也。魚遊水貌櫟側交反字或  
 作巢同捺力弔反又○ 櫟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汕  
 力條反沈力到反。魚孫炎曰今之捺。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衍樂  
 器皆以今時古也。也。○○ 衍苦。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興也纍蔓也。云  
 也。且反。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樛居虬反瓠音護纍  
 力追反本亦作纍同下

而

反。遐嫁。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云綏安也與嘉賓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

有穆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與在

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若

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按

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解

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

大夫若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

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咳與由

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

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畧去。翩翩者雛。烝然來思。

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翩翩者雛。烝然來思。

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音篇。雖音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云又復也

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復扶又。翩翩至又

曰上章云君子息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

飛者是雛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

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于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于我君子

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

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

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辭燕又燕類與之燕言親之

甚也。云壹宿至遲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

故中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擇木之

鳥慈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雛鳥為喻以

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

毛詩流

卷之四

及

息遲之也定木式燕又息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趾。為如字。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與也臺夫須也萊草也

云興

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

以自尊顯萊音來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基本也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

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

得壽考之福樂樂上音南山至無期正義曰

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

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

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

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

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

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

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

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臺夫須陸機疏云舊說

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

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操傳云臺

所以繫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

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機疏

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竟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

蒸

草木成其高大而車奉箋云析其柞薪為蔽圃之高者以與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教明有榮曜

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

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言長見稱頌也

其樹如栲一名狗骨

栲音起草木疏云

栲音考栲女九反

有栲

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有栲北山有栲

栲栲栲鼠梓

栲栲來巢則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

云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泐鼠梓

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栲郭璞曰栲屬也陸璣疏

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令人謂之苦楸是

也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髮也耆老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

世亂而亡之燕禮有所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

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

義與南咳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

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作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

耳間古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有其義而

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

又  
處字據疏當作意

該等也即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

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遮歌

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

遭亂而亡亦如南咳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

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迹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

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

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

知故云意也按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

咳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

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

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

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

之意也按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以彼類之當

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

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

不謂已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



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豈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年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

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蓼蕭四章章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蓼蕭四章章。○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帝，日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

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曰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卜，故直言四海以廣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法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特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

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  
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  
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  
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  
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  
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  
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  
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  
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  
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  
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  
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  
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  
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  
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  
外者以人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  
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犬界盡以

為

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為北裔也曲  
禮曰其在東夷非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  
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  
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  
為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  
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  
外諸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  
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  
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專論文也檢鄭所  
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  
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  
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  
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  
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是也按彼上云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鄭以為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  
以七千里內為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  
十九以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各得方

三詩流

卷下之二十九

及古閣

輸一作舒  
朝見直遙反下賢  
遍反下燕見同補

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  
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  
二百國為各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  
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  
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傳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

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  
為遠國則不及也傳○潛息攸反長如字

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傳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

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畱恨也燕笑

天子下右之位二字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傳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

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傳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  
漙漙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

輸一作舒

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

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

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

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

章

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  
畱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  
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  
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  
所保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  
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草瀼  
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漙漙也漙漙露在物之狀

三詩九

卷二十一

及古

故為蕭上露貌。○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持牲曰：藝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漙，露蕃貌。乃剛反。蕃音煩。○漙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差也。○既見至不

寄反。○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泥，霑濡也。

**既見君子，孔燕且弟。**○豈樂弟易也。

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木亦作悛。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

同易夷。○**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身君子為人

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濃濃，厚貌。

**既見君子，儻草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儻，轡也。草，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同反。又。女龍反。

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儻徒彫反。沖直弓反。軾音式。既見至儻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

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已，說

說

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隆皮以為轡首  
 之革垂之冲冲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轡其  
 聲離離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接卑賤思遇若是  
 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璞曰轡也至曰轡○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  
 革隆皮為之故云隆革轡首垂也隆革即言冲冲故  
 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  
 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正義曰轡謂鈴置於馬之  
 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  
 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駟鐵箋云置  
 轡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  
 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轡不當在鑣矣此箋不  
 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正義曰此說至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隆革冲冲和轡誰誰是見  
 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飾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  
 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  
 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

彼

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  
 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  
 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從六服諸侯  
 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  
 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  
 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今  
 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  
 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  
 十步壹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侯  
 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  
 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  
 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  
 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  
 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

云上疑脫不字  
身

觀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湛露。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托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姓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

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

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云興者露之在物湛

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

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

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音希。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

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  
 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  
 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  
 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  
 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  
 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  
 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巍然威儀縱弛，非天  
 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  
 於厭厭安閒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懇勤，以留賓客，言  
 不至於醉不得歸也。  
 以賜為乾物，故知日也。  
 滌宗之至而晞。正義曰：此

露之所霏，必有草木。此言所杜以總下文，故箋亦順  
 經，自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  
 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  
 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  
 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  
 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  
 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  
 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  
 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  
 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  
 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  
 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  
 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滌慢宗子  
 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  
 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  
 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  
 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

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  
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滯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閤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

**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

夜飲必於宗室

**云豐草喻**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

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飲桓

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酬至於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止莊二十二年



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云杞也棘也

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

至於醉湛湛至令德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

湛然柯葉低垂以與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

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

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

**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離離垂也云桐也椅也

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

咳節也椅於宜反木名也咳節古其桐至令儀

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

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

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如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

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

威儀令可觀望也其實至咳節正義曰以此

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

賓所尊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

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

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

械一作械

詩疏 卷之二十六 吸古閣

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  
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  
咳節當奏咳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  
故知當咳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奏咳夏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  
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  
而出不必  
奏咳夏

###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凡

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也○彤徒冬反彤弓赤弓

云很怒也說文作餼火既反云怒戰也餼若愛反很也杜預  
也茲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章六句至

諸侯○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  
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  
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  
醕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諸侯  
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餼蓋茲弓矢千  
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審武子辭也諸  
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工制文也引左傳者  
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  
弓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  
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  
心恨之以討王之所恨者為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  
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  
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  
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  
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左傳曰凡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  
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  
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

賦

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設膳况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疇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上王饗禮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禮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下未獻俘已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

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茲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茲弓矢于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于則弓十是本無十茲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藏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疇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鄭亦首章為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

**彤弓** 朱弓也 以講德習射 弘弛

貌言我也 云言者謂王策命也 王賜朱弓必策其

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昭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

氏反。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賜也。云貺者欲加

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飲於。○形弓

○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昭然而弛既

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

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

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

鐘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

之意言我彤赤之弓昭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

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天也餘同。○

形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

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

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

鄭字疑當是毛若傳字

正

其

各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

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

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

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茲弓於

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

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赤者

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為

色赤之而已彤既赤則知茲者為黑也色以赤者

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

同異未聞至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

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

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茲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

毛詩疏

卷十之一十九

及古閣



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疇亦不得疇酒。傳疇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口以覺報燕是也。

○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按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及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與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卽此卒爵，爵卽酒也。鄭以下言疇之為疇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形弓昭兮，受言橐之橐，韜也。橐古刀反，以表之。好說也。反說音悅。鐘

鼓既設，一朝疇之。疇報也。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

也。疇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飲酒至厚勸。正義曰：按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洗盥升，膝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疇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疇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疇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而疇之。此傳訓疇為報，是傳意疇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疇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之矣。

者

大

鄉

士

毛詩

卷之一

詩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菁菁莪上子丁反下五

何反長張丈反下注茲同樂音洛下注同選雪戀反菁菁者莪四章章

正義曰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為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為天下喜樂矣故作

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

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

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

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

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

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卿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

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

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之從秀

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

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為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為主

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

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

毛詩

卷之一

詩

君

喜一作嘉

似

菁然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

子樂且有儀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

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

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長養故茂盛以與德盛者正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

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

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

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

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

以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

遂故言長也義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

也舍人口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

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葉以邪蒿而細

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萹蒿是

也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

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

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泚中泚泚中也音止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喜樂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陵中陵陵

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古者至得意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已

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

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

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為

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

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

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

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么貝二寸四

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

皆古制

禮記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二





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

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樂音洛篇末註同缺若悅反

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

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

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

古本無從此以下十四字  
考文謹按釋文混入  
註者當細書也  
若疑苦訛

六月詩箋注以至無羊考文謹按此今按大雅離身之什  
序言之以親文例此故考文為親文之

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蓄勅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

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

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除直類反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

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者莪廢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疏** 六月

主

庚

夷

章八句至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

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

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

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

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

文起義，明與上詩別。王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

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

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儀全同，

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

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

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

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

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

三詩疏

卷之二

及古閣

新按三章  
疑五章誤

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至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雷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代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

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社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客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常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此序注云言周至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

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也。○棲音西，飭音勅，依字從力，修飾之

脩飭之字，借作勅音。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

**遣我**。○熾反。志反。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云于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六月至王

為至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

之。簡選闔釋其中車馬士眾，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

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獫

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闔出兵者，由獫狁之寇來侵甚

尺

女一作汝下同

正

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闔士眾

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駉駉

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

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

也。王曰：今汝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

而行也。○傳：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

之狀，故為簡闔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

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但分為二事

故與鄭異。○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

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

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輅以即戎故

知戎車革輅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

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

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

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

者

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  
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  
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  
弁以韪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韪韋之跗  
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  
云韪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  
韪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  
韪韋有夷以韪韋茅蒐染之而夷為赤貌若不淺則  
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  
韪韋之弁其服蓋韪韋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韪皮為衣  
者以卿之歸饗餼常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  
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  
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  
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  
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  
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飭軍士之服下章言  
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  
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

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  
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  
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于曰至封畿○正義  
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  
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  
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  
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

戰然後用師○此毗志反齊同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云王既成我戎服將**

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云王曰令女出征**

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其狄也比物至天子○毛以為宣王之

事一作患

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獫狁成已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餘同○**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此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驎是中騏驎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征亦準此也

**四牡脩**

**廣其大有顛**脩長廣大也顛大貌○顛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

**薄伐獫狁以奏膚公**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

**服以定王國**云定安也○四牡至王國○毛以為壯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顛然以此之強薄伐獫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

**獫狁匪茹整居焦**

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

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獫狁之來

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來侵

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護爾雅十藪周有焦獲鎬

胡老反王云京師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錯草

鳥為章也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云織微織

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

汪同白旆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旒曰旆左傳云舊旆

是也一曰旆與旆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

同微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鉤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云鉤輦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

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

異未聞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

蘇薦反陳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作輦無股字以先

直覲反獫狁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

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獲之地又侵鎬

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

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微織之象其文有鳥

隼之章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

行由獫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焦

至獫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

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獲所

及古



以接于徽猷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言  
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王義曰以北狄言之故為北方取○  
也○匪非至大恣○王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  
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無  
方據在北方在焦獲之東北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為  
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  
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徽猷  
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  
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  
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  
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  
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傳  
鳥章至旄者○正義曰釋天云錯草鳥曰旄孫炎曰  
錯置也草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  
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如隼  
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旄釋天云繼旄曰旄故云白旄

繼旄者也旄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蒞  
旃旆亦旆也以其繼旄垂之因以為狀故曰胡不旆  
旆此旄而言旄者散則通名○織微至著焉○止  
義曰言微織者以其在軍為微號之織史記燕書謂  
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草鳥為解不  
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  
鳥章白旄中央也絳為繆畫為鳥隼又絳為旒書  
名於末以為微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屬  
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微織也大傳  
謂之微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  
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  
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眾官樹之  
於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  
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  
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  
也微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  
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

也由此言之則微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降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微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旗雖有等差其微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微織亦絳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旂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旂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微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微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茷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微織所以相別也莊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白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

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旗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王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各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微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卽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卽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卽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夏后氏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各以解之○鉤輦至未聞○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

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頤之鉤樊讀如  
鞮帶之鞮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鞮之文定本鉤鞮作  
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  
名焉鄭兼言鞮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  
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  
設鉤鞮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  
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  
也黃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  
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  
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輕擊佶正也

**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適調也佶壯健之貌**  
○輕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佶反擊音至

**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  
○大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

**時大將也**  
戎車至為憲○毛以為王征嚴狁既出

**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

**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嚴狁敵不**

**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

**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為萬國之法**

**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非狄遠去也**  
○鄭以為元來

**吉甫獨行以佶為壯健為異餘同**  
○言逐出之而

**已○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

**兵強獵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萊芭**

**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

**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

**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

**公力但可驅逐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祉福也

勸一作歡 畢  
魚白文反徐又甫文反

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

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

膾鯉傳御進也傳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

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

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傳飲於鵠反注同鼈卑

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

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傳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傳吉甫至孝友○毛

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

亦

處迴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

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

魚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

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

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

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得所以為美也○鄭唯吉甫

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

之人以此為異餘同○傳御侍至勸也○正義曰鄭

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

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

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傳張仲至孝友○正義曰

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

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

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傳芑音起徐傳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又求已反傳至南征○正義曰謂

三寺流

卷之二十一

及古韻

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  
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  
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  
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

然後用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

也士軍士也菑側其反郭云  
反草曰菑畝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于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

干杆試用也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

皆有佐師打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延一作錢

田

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涖本又作莅  
音利又音類沈

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方叔率止**

子忽反下皆同羨延面反餘也又徐薦反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

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輦弗魚服鉤膺儻革奭  
赤貌鉤膺樊纓也云弗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

文也魚服矢服也儻草轡首垂也奭許力反弗音  
弗儻音條樊步干

反馬大薄言至儻草○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  
帶也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

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用生長其芑必肥

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

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捍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頰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儻皮爲轡首之草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芑菜至用之○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葦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蓄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田耕一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宜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

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蓄始一歲亦言於此蓄畝者蓄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蓄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各爲蓄也鄭謂熾蓄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蓄也于此蓄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所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獵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二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况羨卒豈能正

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圖**：夔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韍，故知赤貌也。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鈎樊纓也。巾車注云：鈎婁額之鈎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額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繡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草路者，以草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傳**：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鄉所也。○**傳**：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傳**：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眾將帥之車。

皆備。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傳**：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瑤瑤，聲也。○**傳**：軼，祈支反。廣字，沈七故反。瑤，本亦作。○**傳**：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蔥璠。○**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璠，珌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璠，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傳**：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傳**：芾，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下篇羊反。璠，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傳**：方叔至蔥璠。○**傳**：正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傳**：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軼，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瑤瑤，三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璠，珌聲也。蔥，蒼也。

三詩

卷之三

及古

三言  
然鮮美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  
之美而往征伐也。○輶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  
云輶長轂也則輶謂之輶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  
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  
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  
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  
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鈎膺是陳金路之事也  
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輿輿是  
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  
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  
所用也。○朱芾至斯芾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  
知黃朱也。○斯芾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  
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  
云一命緼鞞黝珩再命赤鞞黝珩三命赤鞞葱珩是  
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  
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  
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

國語卷之四

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  
美者斯芾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  
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感矜於強美者斯  
為宣王承亂芾弱矣而謂之也。○命服至衣裳。○  
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  
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  
叔服之而受命也知春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  
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  
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  
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  
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  
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  
者誤定本。○**駝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戾至也  
亦無纁字。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  
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

三言  
二十五  
及



○就唯必反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云三稱此

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伐擊也

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 云鉦也鼓也各有人

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

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

亦互言之 鉦音征說文云鏡也良云鐻也鞠 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

復長幼也 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

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眾也春秋傳

闐闐徒顛反長幼張丈反下之長同 補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就彼至闐闐 正義曰就然而

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

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與彼勇武之眾其勇能深入

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

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眾有三千乘皆

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

之前而陳闐闐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

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

罰使之府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眾當戰之時身自

伐鼓率眾以作其氣淵淵然為眾用力遂敗蠻荆及

至戰止將歸又飲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

所以克勝也 隼急疾之鳥 正義曰釋鳥云鷹

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鷓之屬翬其飛疾羽

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

隼鷓鳥也陸璣疏云隼鷓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

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土卒

似

天

獨鏡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鏡也以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鏡也鼓人云以金鏡止鼓大司馬云鳴鏡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獨鉦也鏡也則獨鏡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獨鉦也形如小鐘是獨亦名鉦也獨似小鐘鏡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獨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鏡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常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眾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

鄭

出一作出使

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眾坐作進退如一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壯其猶**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也

**壯其猶**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也

**獲醜**  
云方叔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

**方叔元老克**  
爾雅不遜也

他

既

征

衆以還歸也。○訊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

嘽嘽衆也。焯焯盛也。○云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

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也焯

作嘽同霆音廷徐音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挺又音定罷音皮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

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正義曰上章未

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

遜之蠻荆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

讎怨列國之大尙致讎怨其備小國侵害多矣故我

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

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

以還歸也方叔七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焯焯然盛

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

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

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

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軍

之道亦謀也。○蠢蠢動也。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

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五官至

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

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

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